

一、請分析杜甫戲為六絕句的詩歌觀點。(25%)

二、請比較元雜劇和明人傳奇的結構。(25%)

三、作家的才性、生平遭遇，及所處

的時代環境和自然環境，對其作

品往往會產生影響，試從中國

文學史中各舉一例說明其情況。(25%)

四、試述宋元話本和明代小說的關

連性與差異點。(25%)

考號	中國學術流變史	日期	6月10日
科目	中文系	第	2
卷數		節	編說

一、請回答下列問題： 5%

(一)兩漢經學發達之原因為何？

(二)鄭玄在經學上有何重大成就？

二、《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敘》云：「洛、閩繼起，道學大昌，濔落漢、唐，獨研義理，凡經師舊說，俱排斥以為不足信，其學務別是非，及其弊也悍。」請就此一段文意，列舉實例說明兩宋研究經學之特色。 5%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

三、向秀、郭象如何在莊子學說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出獨化論？試

加闡述。15%

四、禪宗自命為「教外別傳」，又強調「不立文字」，其因為何？

試加說明。15%

五、朱熹與王陽明對《大學》中之「格物致知」，解說有何不同？

試加闡述。20%

國學治學方法

系級

中國文學系  
博士班

日期 6月10日  
節次 第3節  
試題

一、歸納法、比較法為治學之重要方法，試說明如何利用這兩種方法研究國學。（二十五分）

二、論文題目的選擇對治學而言甚為重要，倘若有個研討會即將舉行，你將如何尋找一個適合的論文題目？試述其步驟方法。（二十五分）

三、試針對論文之格式與內容，分項評論所附之論文。（論文見後）（五十分）

# 朱熹詩集傳鄭風淫詩說平議

(一)

詩經被列爲研讀的對象，歷史已經很久了，不過，在這長久的研讀過程中，其研讀的觀點，方法和作用，也不斷在改變；如果從這方面來把詩經的研究作分期，大概可以分爲三期：第一期是孔子以前，研讀詩經，著重在實用方面，就是「觀風」以知「王化」的政治資料，和聯貫連意的外交辭令；我們可以從左傳的季札觀樂和所記聘問談話來證明，論語也說「不學詩，無以言」，又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之以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在孔子時，這種實用功能仍然是存在的。而從孔子開始，「詩三百」，有了另一種身份，就是變成學校的教材，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而且並用以敷陳義理，引伸說教，成爲修身、齊家、治國的針砭；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思無邪」成爲後世研讀詩經的指南，兩漢詩學古今文、齊、魯、韓、毛四家，都由這一條思路上發展，言美刺，言教化，這一思路一直延續至唐代；到了宋朝，從歐陽修毛詩本義起，開始改弦易轍，一反自孔子以來的傳統，主張探討詩之本來面目，繼之者如蘇轍、鄭樵，而朱熹的詩集傳，更明確地列舉詩經中有淫奔的詩，不僅駁棄毛、鄭，更逆「思無邪」的傳統觀念，可謂是驚世駭俗的大手筆。

其實朱熹詩集傳冒如此大逆，直指有淫奔之詩，倒反較能接近文學性的研究，不過，對他所列舉爲「淫奔之詩」，和「淫」的觀念，却有可議之處。

(二)

首先，我們對朱子之所以有「淫奔之詩」這個觀念的思想背景作一個了解。

朱熹詩集傳序云：「或有問於子曰：詩何爲而作也？子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時之所以作也。」從這番序裏，可知朱子以爲詩作本乎人性，性感物而動，而有思、言、歌咏之事。序又說：「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這一點，如果了解朱子人性有理、氣二分之說，就很容易明白了。朱子以爲人性含理、氣二元，理就是人性，常善而不惡，而氣就是情，氣有清濁，故情有善有惡，而情因物顯，思言、歌咏，就是情感物而動的表現，故亦有邪正之別，由此推之，「詩三百」中在理論上當然可以有「奔淫之詩」。

其次，「淫」詩之說，也有一個很有名的觸發，使朱熹敢堂而皇之地舉起「淫詩」說的旗幟，這就是論語所說孔子的話「鄭聲淫」。詩集傳鄭風末章注說：「鄭、衛之樂，皆爲淫聲；然以詩考之，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衛猶爲男悅女之詞，而鄭皆爲女惑男之語；衛人猶多刺激懲創之意，而鄭幾於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則是鄭聲之淫有甚於衛矣。故夫子論爲邦，獨以鄭聲爲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從這一段，可以知道幾件

事情，第一、朱熹用了統計比例來說明，鄭聲「淫」的程度，以解釋孔子不說衛聲也「淫」的原因；第二、朱子對「鄭聲淫」的「淫」字，解作「淫邪」的意義；第三、可以證明朱子「淫詩」說是據「鄭聲淫」發展出來的。

三

詩集傳中，被標列爲「淫詩」的，以鄭風的比例最高，這是因爲論語的關係。我們就從這「重淫」的鄭風來檢討一下。

鄭風之中，列爲淫詩者共十五篇，今列其目如下：

一、將仲子 注引甫田鄭氏曰：此淫奔者之辭。

二、遵大路 注云：吾婦爲人所棄，故於其去也，攀其袂而留之。

留之。

三、有女同車 注云：此類亦淫奔之詩。

四、山有扶蘇 注云：淫女戲其所私者。

五、褊兮 注云：此淫女之詞。

六、狡童 注云：此亦淫女見詔而戲其人之詞。

七、褻蕩 注云：淫女語其所私者。

八、采芣 注云：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俟乎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從，既開悔之，而作是詩。

志不從，既開悔之，而作是詩。

九、東門之墻 注云：門旁有墻，墻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戲其所與淫者之居也。

，戲其所與淫者之居也。

十、風雨 注云：淫奔之女言當此之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也。

悅也。

十一、子衿 注云：此亦淫奔之詩。

十二、揚之水 注云：淫者相謂言揚之水則不流東楚矣。

十三、出其東門 注云：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

十四、野有蔓草 注云：男女相遇於野田草際之間。

十五、淇水 注云：此詩淫奔者自敘之詞。

這就是朱子所指的鄭風「淫詩」了。朱熹這個論調，當然還得顧慮孔子所說「思無邪」的思想，所以，他也作了一套自圓其說的確解。詩集傳序云：

「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

朱子論語集注「思無邪」下云：

「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

而於「子所雅言」章注云：

「詩以理情性。」

不過這種解釋，並不合「思無邪」的原意，因爲它所指的是詩心的本質而非其功能。

四

了解了朱熹「淫詩」說的思想背景以及內容後，我們可以來分析他這個說法的問題了。

首先，要仔細地澄清「鄭聲淫」的「淫」字，究竟是甚麼意思。說文水部曰：

「淫，浸淫隨理也。从水，彜聲。一曰久而曰淫。」

久而曰淫，這是淫的本義，引伸之則有「褻蕩」之意；而朱熹所謂「淫奔」之「淫」，應本字應該是從女部的「媾」字，說文女部云：「媾，媾也。从女，媾聲。」段注云：

「媾之字今多以淫代之，淫行而媾廢矣。」

淫之解作「淫奔」，是同音通假。而這「鄭聲淫」之「淫」，到底是用作本義之引伸，抑或用作同音通假呢？我們可以在論語中找到有利的證據，證明是用作本義的引伸的。試對比八佾篇：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這一章的對比，有三點非常相關的：第一、是同樣都用「淫」字，第二是所談論的都是「詩三百」中的篇章，第三、兩首詩的內容都談及男女的事，這兩個淫字自然應當同解的。

如果我們比較這兩章的朱註，就發現朱熹有一個投機取巧和一處自相矛盾的地方。「樂而不淫」朱註云：

「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

而彼在「鄭聲淫」章註僅云：

「鄭聲，鄭國之音也。」

對於「淫」字，不加注解；這樣一來，如果不是遇到一位思考精密的讀者，在經對比之後有所了解的話，一般讀者自然就以通常義「淫奔」來加以解釋了。這就是朱子的巧機。而朱子在鄭風末章注云：

「衛猶爲男悅女之詞，而鄭皆爲女惑男之語；衛人猶多刺機懲創之意，而鄭幾於蕩然無復羞悔悔悟之萌。是則鄭聲之淫，有甚於衛矣。故夫子論爲邦，獨以鄭聲爲戒而不及衛。」

由此可知，朱子雖未注論「鄭聲淫」的「淫」字，而實解作「淫邪」的意義，這和「樂而不淫」的「過」義不能一致，在兩章如此相似的情況下，同字而不同解，就是一個很大的矛盾。

其次我們要辨論清楚的，是所謂「鄭聲」是指甚麼？是指音樂歌調呢？還是指詩的內容呢？如果是前者，則「淫」字就不能解作「淫邪」義了，倘若是後者，則是理論上有此可能。而從論語中，我們又可以尋探出一些事實來說明。

第一點要說明的，是孔子曾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這一章的「思無邪」，很明顯地可以籠照「詩三百」，當然鄭風也在內；而「思無邪」是指詩的內容本質而言，如果「

鄭聲淫」的「鄭聲」也是指內容的話，那就是孔子自己的話在打架了；我相信這是不太可能發生的現象。

第二點，論語關雎章也有一章論及「鄭聲」的。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

孔子把「鄭聲」和「雅樂」相對而論，可以正面地說明「鄭聲」並不是指內容，而是指音樂歌調而言。孟子去孔子百年，盡心下篇也引孔子之言「惡鄭聲，恐其亂樂也」。這可知「鄭聲」指音樂，才是備門正統的解釋。

第三點，我們可以分析孔子是否有能力對「鄭聲」的音樂作批評呢？這更毫無疑問地可以肯定有。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跟師襄學琴調「文王操」，而能知到文王的相貌，這雖近乎神話故事，然而總可了解前人一直是肯定孔子的音樂造詣的。論語說孔子言樂的也不少，我舉兩則來代表：一是八佾篇：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敝如也，轉如也，以成。」

這是孔子對音樂有結構分析性的能力。而述而篇云：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這是孔子對音樂之綜合欣賞程度。孔子談「鄭聲」指音樂而言，是極有可能的。

第四點，我們從古籍中論及「鄭聲」的記載來探討一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當然是左傳的季札觀樂的事。季札在論到鄭風時說：

「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如果不是指音樂而言，那麼那個「細」字就不容易了解了。

論辯到這裏，很顯而易見的，「鄭聲淫」一句話「鄭聲」指音樂歌調，而「淫」是指「泰過」，即季札所說的「其細已甚」

，而不是朱子所說指鄭國詩的內容淫奔了。這一來，朱子鄭風淫詩說就失去依據了。

(70)

我們已解開論語「鄭聲淫」的纏結，現在再從「鄭聲」本身內容來看是否真的「鄭聲」中有淫詩呢？

在先秦典籍中，引詩最多且詳的是左傳，而左傳的寫定時間也較早，比較接近詩之原始性格和面目，我們就據左傳所引「鄭風」來加以探求。左傳引鄭風的地方如下：

閔公二年，鄭人賦清人。

襄公二十六年，鄭簡公賦緜衣。

子展賦將仲子兮。

襄公二十七年，子大叔賦野有蔓草。

昭公十六年，子斐賦野有蔓草。

子產賦鄭之羔裘。

子大叔賦褰裳。

子游賦風雨。

子旗賦有女同車。

子柳賦燕兮。

據左傳所引鄭風，除清人、緜衣、羔裘之外，其餘均被朱子列為「淫詩」，要知道他們賦詩的場合，都是國際間之外交場合，以及大夫宴饗之處，如果詩的內容原意或者引伸義，甚至斷章義有淫奔之詞的話，必然不會在這種隆重而正式的場合上說，也不會出於諸位賢大夫之口的。況且如果詩中真的有「姪」詞，左傳中亦有這麼一段記載：

「鄭伯享趙孟于垂廡。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

君賦，武亦以顯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鵲之實責。趙孟曰：『棘第之言不踰闕，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

（左襄二十七年傳）

此趙孟所言鄭風鵲之實責為棘第之言，則這首詩在當時是有此原意的，而伯有賦之，自招言辱；而當時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若這首詩真是「姪」詩，趙孟也無理由不加駁斥，今趙孟無言，可知此非姪詩。以此推之，左傳昭公十六年諸鄭大夫所賦，也不可能內容「姪邪」的詩了。

始

鄭風中，被朱熹列為「淫奔」之詩，其內容多和男女有關，如有女同車、山有扶蘇、敦童、丰、風雨、子衿、出其東門、褰裳、溱洧、野有蔓草，而彈兮，揚之水，遵大路，將仲子兮，均未言及男女之事，為甚麼又列為淫詩呢？而詩經中言及男女之事的，却不全被列入「姪」詩之中，就如關雎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是男女之事，朱子却遵守傳統，說為后妃之德，這大概是「不敢反對」關雎，樂而不淫」的聖言罷。

其實，男女之事，不一定全是有關「姪邪」的。就以鄭風來說罷，如東門之墉，朱子以為諷淫者之處，然而仔細體味一下，這首詩的記物手法，層層遞進，可見其思念之深刻；如風雨，兩人相約，風雨無阻，可見其情之堅定不移；又如女同車之形容美人狀貌，和衛風的碩人並無異，論語八佾篇記子夏引碩人為說而知禮後之理，得到孔子的讚許，這也證明形容女人並非「姪邪」。還有，男女之事更可以作為寫詩作詩的比興手法，如唐代詩人有以新婦自喻而作詩：「三日入廚房，洗手作羹湯，未語姑食性，先遣小姑嘗。」我們可知作者不是女人，只是比喻而已。

朱熹鄭風淫詩說，如上述既失依據，又失真實，而且對世道人心未必有益。孔子之所以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就是希望讀詩者能以無邪之思心來體味思考；如果像朱熹這樣直標淫詩，那可能有兩種結果，一種是讀者不敢研讀鄭風，敢者不敢教鄭風，另一種是讀者在讀到鄭風時，印象中立刻跟隨朱熹的思路，想向好邪的那一個方向；無論是那一種，都不是好現象。

不過有一點朱熹還是可取的，就是他亟欲呈現詩的真面目，而不情大反傳統，這一態度是可以取的，而其研究詩經的方向也接近文學性，只是受到當時理學和風俗影響而發生錯誤罷了。研究詩經本來就不易，孟子說要「以意逆志」，也是很主觀的。所以王應麟說：「詩無遠詁」，是有一定道理的。

### 參考書目

詩集傳

朱熹

四書集注

朱熹

說文解字注

許慎著 段玉裁注

左傳賦詩引詩之研究

吳敏芳

四書索引

哈佛燕京社